總數差別門是嗎？

聽眾：是。

羅公：丁八。

聽眾：丁八。

羅公：即是全〈分別瑜伽品〉裏面的第八段，就是講什麼？止觀的種類，「種數」，「種」就是種類，「數」就是數目，「差別」即是不同。裏面止與觀都有很多，都有幾種分類，不同的分類方法的。裏面分二，戊一、戊二。戊一、就是先說明，先解說觀的種類，然後戊二就是解止的種類。現在先講觀的種類，觀的種類，一問一答。先是彌勒菩薩問，然後就佛答。「慈氏菩薩復白佛言」，彌勒菩薩又問佛了。他怎樣問呢？他說：「世尊(啊)！毘鉢舍那凡有幾種」呢？問，修觀，「毘鉢舍那」即是觀，這種修觀有幾多種呢？「凡」即是總共，那個「凡」字，文言文的「凡」字即是總，總共有幾多種？下面就是佛答，佛答是分開三節來答，第一節就是標數，幾多種的數目，標舉出那個數目。然後庚二，每一種列出它的名稱，列名。然後庚三，第三節，次第別釋，依次逐種逐種解釋。現在庚一，標數。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「略有四(三)種」。

聽眾：三種。

羅公：「略」即是簡單，簡略來講，總共有四(三)種。

聽眾：三種。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三種。

羅公：是！是！三種。就列出那個名了，庚二列名，「一者、有相毘鉢舍那；二者、尋求毘鉢舍那；三者、伺察毘鉢舍那。」

我先講解這三種名的不同，「有相」即是有那種那樣的「相」，「相」即相貌、

情況，修觀的時候，只要有修觀的普通的情況，普通的相狀而已，求其有便了事，這樣就叫做「有相」，只是「有相」，有止觀、有修觀的相貌，所觀的相貌，這樣就算數了，就叫做「有相」的觀。這個「有相觀」要舉個例了，例如你觀什麼？呢？觀、譬如你說讀《心經》，你將這個「五蘊皆空」這樣來觀，譬如這樣，觀的時候，什麼叫做「五蘊」呢？「色蘊」、「受蘊」、「想蘊」、「行蘊」、「識蘊」就是叫做「五蘊」，這「五蘊」都是眾緣和合而生的，所以它是不實在的、空的。這樣就很普通，有一個簡單的相狀而已，這樣觀。即是很粗略的，很粗淺的，最粗淺的觀法。這種觀法沒有什麼用的，這些叫做「有相毘鉢舍那」，現在你們很多人修觀都是這樣的。

我看過，一個西藏的一個大喇嘛，他就批評，批評那些普通的喇嘛修觀，修空觀，他怎樣說？那些喇嘛普通修空觀是怎樣的？空的，譬如「五蘊」是空的，「五蘊」之中有「色蘊」、「受蘊」、「想蘊」、「行蘊」、「識蘊」，「色蘊」亦是空的；「受蘊」亦是空的；「想蘊」亦是空的；「行蘊」亦是空的；「空」也是空的，什麼都是空的。整天就好像背書那樣，空的、空的、空的，這樣想，這些沒有用的，是嗎？不夠深刻的，要想到好像解答問題那樣，解答得好，即是要為什麼它是空的？解答得很清楚，自己真是體會到確是這樣解釋才通的，這樣深切才行。

一味空的、空的，不空就不行嗎？他就不問了，只是空的、空的。這樣不行的。這些這樣粗淺的、這些觀法就叫做「有相觀」，即是只有「徒有其相」而已，很粗淺的，第一種；第二種了，第一種的有相「毘鉢舍那」，我們在修觀的時候所用的精神的心理活動，是「思」為主要，主要就是用我們的「思心所」去觀，都還未能夠講到智慧的，「慧」的，第二級就是「尋求」了，尋求、「伺」就是伺察，「尋求」與「伺察」有什麼分別呢？大家記不記得？

如果大家讀過《唯識方隅》，讀過我本《唯識方隅》，裏面就有解釋給你們聽，「尋」與「伺」有什麼不同？我們現在所謂、普通人所謂「思想」兩個字，英文的所

謂 to think 那個字的意思是什麼？就是「尋伺」了，合起它們，「尋伺」，我們現在就叫做思維、思想。佛家裏面的名詞就叫做「尋伺」，「尋伺」是一個總名詞，如果分開來講就「尋」是尋，「伺」是伺，不同的，有深淺上的不同。「尋」者就是尋求，譬如我不見了一件東西，就去尋找，這樣就是尋，「伺」就不是了，注意到實，好像那隻貓吼(窺視)、捉老鼠，在老鼠窿(洞)旁邊伏著那裡，慢慢、慢慢不出聲來吼(窺視)住牠就叫做「伺」。

又好像那些交通督察，去抓〔違例〕汽車，去罰他那樣，坐在電單車上到處去找就叫做「尋」，是嗎？「伺」就不是了，在那些偏僻的路口，藏起他的車在那裡吼(窺視)，一有看到他開快車就即刻走出來，這些就是「伺」了。明白嗎？這個譬喻就是這樣。「伺」是深切，「尋」就比較粗淺、大略的。「尋」又名叫做尋求，「伺」又叫做伺察，好了，尋求與伺察，來到這裏又講些老生常談，佛教的哲學什麼都問一句，用何為體？「體」是本質，每一種東西它一定問，這種東西的本質是什麼？

譬如他拿起來一個東西，拿起一件東西，他一定問：這個東西的本質是什麼？它的質料是什麼來的？你答他：這些是塑膠來的。是嗎？或者這些是鋼鐵來的。有些東西以塑膠為「體」，有些東西是鋼鐵為「體」，譬如你這隻金戒指就是以黃金為「體」，「體」即是這個本質是什麼？佛經、佛家是什麼都問，什麼都以何為「體」的。

好了，當我們思想，粗淺的思想就叫做「尋求」，微細的思想我們叫做「伺察」，所謂「尋求」、「伺察」，是以什麼為「體」呢？那個本質是什麼呢？是不是另外有種東西叫做「尋」？另外有種東西叫做「伺」呢？抑或不是的，「尋伺」不過是一個假名稱而已，其實他的本質是另外一種東西來的。「尋伺」到底是它自己有自己的本質抑或它的本質是別的東西？有沒有人看過我那本書？講那個「心所」的？有沒有？江漢林有沒有看過？你沒有看？唉！這麼懶！有沒有看過？陳芷君？講「心所」的？

聽眾：看過一些，但是不大記得。

羅公：「尋」與「伺」，記不記得？

聽眾：「思心所」。

羅公：這本也有，《唯識方隅》第 68 頁，「尋」與「伺」，「尋」與「伺」兩種都是假東西來的！不是真正有種本質叫做「尋」；亦不是有真正的本質叫做「伺」。「尋」與「伺」以什麼為本質呢？以「思」及「慧」為「體」，因為它的本質是「思心所」與「慧心所」兩個混合的，「思」、那個「思心所」是能夠推動我們的行為的，即是等於心理學上，英文叫做 will，will，will，我要怎樣做？我想怎樣做？will。「思」就是了。「慧」就不是了，「慧」是判斷，審察、判斷，不同的，是嗎？「慧」是一種審定的，judgement，審定的，就叫做慧。「思」與「慧」結合叫做「尋」、叫做「伺」。然則「尋」與「伺」有什麼不同？「思」強、「慧」弱，即是「思」多「慧」少，「多」即是強那樣解，「思」多而「慧」少，我們叫它做「尋」，當我們思想的時候，隨便地想一想，沒有深刻的，「思」多而「慧」少的；「思」強而「慧」弱的，我們改個名叫做「尋」，叫做「尋求」；反過來「慧」多而「思」少，「慧」強而那個「思」比較弱，就叫做「伺」，「伺」是很深刻的。譬如英國有一個科學家叫做 newton 是嗎？他在那棵蘋果樹下睡覺，大概是睡午覺，那個的蘋果一跌下來打到了他的頭，他就想了，何解蘋果會跌下來打到我那裏？是嗎？一定有一個原因的，為何它不飛上上面卻跌下來呢？於是他就在那裏想了，一定是有一種東西，一種原因，一定是可能有一種力量拉它下來，是嗎？如果不拉它，它怎樣會落下來？於是很粗淺地斷定，那時就是「尋」了，是嗎？後來他慢慢、慢慢地越想越深刻，越想越深刻，於是他就想到，一定在地球的下面，裡面有一種吸力，吸它下來的，這種吸力在地中心處，不只地的中心有，其它的那些球體的東西的中心都有的。於是，地的中心就有吸力，是不是樣樣東西都有吸力呢？譬如兩個相同的，兩個相同的球，兩個相同的球的中心會不會有吸力呢？於是他就想，有抑或沒有？想了之後，又將它很詳細地

想，想了之後，又將它來實驗，結果，他將實驗的結果又重新將它來考慮，考慮就斷定確是一定有一種地心吸力的，而且再思考一下地心吸力每秒鐘有多少？有多少？阿亮，有幾多？地心吸力跌下來？

聽眾：9.8 公尺。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9.8 米。

羅公：幾多？

聽眾：每秒 9.8 米。

羅公：每秒 9.8 米，是嗎？增加的，是嗎？每秒還增加的，那個加速率，是嗎？所以越高跌落來就越痛，是嗎？三樓跌下來就更快，會打穿頭的。

他能夠想出這麼多東西出來的！那些是什麼？全靠「伺察」了。當他「尋」的時候就大大概概，「思」多而「慧」少，是嗎？「慧」就是什麼？judgment，wisdom，即是 will 多，wisdom 少，就是「尋」了。普通我們都很少用到「伺」的。有些人是很粗略的，求求其其(隨便)的，這些人就「尋」多「伺」少，有些人什麼東西都是很微細地想，就是「伺」多了。

一個普通人與科學家不同的地方就是這樣。你一個普通人就「尋」多「伺」少；，科學家起首就「尋」，後來那一段就「伺」，哲學家都是這樣，是嗎？大家都做生意，你又做生意，我又做生意，你就發到不知如何，我就做到幾乎掙不夠本錢，何解？一定是有些辦法，辦法之有無就是在尋伺，你只會「尋」而不會「伺」你就一世都賺不到，是嗎？他能夠很深刻地去想的，一個人說會發起財都不是普通的，他會想，只有「尋」而無「伺」的，你想發達都不可以的。是嗎？

如果是講得好的，就是說他特別肯用腦，聰明，是嗎？講得不好就說，這種人特別攻心計的！是嗎？這種人最麻利的！這樣說他。其實麻利的人即是都是什麼？就是「伺」。只是尋求不行的，一定要伺察，思想。譬如你啪一聲打落那塊木上，那張枱

上，普通的力就不透底的，如果他是練功夫的一拍下去，那道力幾吋厚的木都會透底的，你問一問那些打功夫的人就知道了。你有沒有學過打功夫？

聽眾：沒有。

羅公：未學過嗎？未？是呀！那道力透底不透底？如果是不透底的，他一拍你，你的背脊最多就瘀瘀黑黑，不要緊的，如果是透底的力，練過那些所謂神仙掌，一拍下去的時候，看見就是有點紅，裏面可能被打到骨都會碎的！是嗎？你說，我不信這些東西的！不合科學。你不要不信，它是科學的，那種力他是可以控制的。

我講給你聽一件事，我係最喜歡講笑話，但你在我這裏學習有很多是在笑話裡學到的。明朝的人，皇帝就最厲害的，不論你幾高級的人，動不動就喝一聲打！他旁邊就配備那些錦衣衛在旁，即刻就拉你出去打，那些百爺公(老人)七、八十歲被他打就骨都碎了，回去就死了。朱洪武已經是這樣了，動不動那些高級的一品大員得罪了他，他就說打！即刻就趴在那裡被他拉去打了，打的時候不是拿藤條打，用那些好像划船的，細支一些的，這麼長的，在地下到這裏這麼長，這麼闊的一塊板，打下去啪啪聲，你以為你很有地位，我是部長級以上，哼！宰相一樣照打，打的時候，你以為這就這樣打？剝開〔褲子〕來打屁股的！明朝打官，剝開〔褲子〕打屁股，你在朝廷做這麼大的官，這樣就拍下去，什麼架子都掉光了！還有，打的時候恐怕你會郁，那些錦衣衛有一個袋，在你的頭上笠住，那個袋裝到肚臍，一個袋由頭「頂」笠到肚臍，等你在那裏不能動，連手連腳笠住，沒得郁，是嗎？

所以有些伯爺公(老人)就被它焗死了。笠住，又痛，痛得掙扎是鼻子塞住了，以前的人長鬚的，那些鬚塞住那個鼻子，又不能呼吸就焗死了。很多是這樣的，明朝呀！明朝最殘忍了。所以做官，做明朝的官就最賤格的！這樣打就以打到出血為度，皇帝打藤臣子，打到見血就不打了，那些臣子就每每得罪那些太監，多數是太監做打手的，你得罪他，平時你不與他結交，不送禮給他，剛好皇帝發脾氣要打你的時候你

就衰了！會打到骨都碎！

那些太監是怎樣練的？他如果要打你，隨便打十下八下就免打了，你都不痛的也可以，就看你的平時送的禮物有多少，要打可以打到你骨都爛，但那層皮都不破的也行，那些太監就練內功，練內功，要打到他出血就不打了，打的時候打歪一些，那支板刨到好像刀那樣，薄薄的，打的時候就輕輕一撇，剄一剄，那些血就爆一些出來，有血了！他拿支竹籤刮些血出來呈上：已經出血了，那就免打了，抬他回家。不用打了。

如果它是直打，一撇很快出血，但是他每一下都打直，垂直打下去，裏面的骨都腫了都未出血，只是瘀黑，瘀黑就沒有出血的，他們平時怎樣練的？那些太監練功，我講給你聽，太監練功打屁股是這樣練的，你後生仔，現在新鮮的博士出來，在大學裏面講，他沒有這麼多東西講給你聽的，講不出，那些人不識得這麼多東西，是嗎？是我們這些老的就識得這麼多。些它用一塊豆腐，買塊豆腐，用兩層薄紗紙包住那塊豆腐放在那裏，那塊豆腐他拿著那支東西來拍、拍，打到那些豆腐完全變了水，那張沙紙也不穿的，如果你能夠做到這樣就夠功夫了，可以了，你有資格做了。

那些太監頭就派你去打人了，一塊豆腐，打到那塊豆腐變了水而那張沙紙都不穿的，你的大髀(腿)被它這樣拍下去，那些肉都腐了它那層皮都不穿的！沒有血流，全部瘀青了，這樣打，打到你回到家就死了，骨都碎。舊時又沒有盤尼西林(Penicillin)，發炎就死了，幾天就死了，時時是這樣，即刻不死，抬回家才死。這樣，你不要不信。你說，外面都不爛，裏面爛？

他就可以了，有歷史為證，明朝的太監打人就這樣的，清朝好些，中國皇帝之中朱洪武就最殘暴的，最壞的，但他對老百姓很好，對那些官最不好。一發脾氣，一殺就殺你全家！幾好都無用，他今天用你做宰相，幾個月之後就殺你一家，那個他最信任的人叫做劉伯溫，是嗎？劉伯溫結果食什麼死的？中毒死的！怎樣中毒？用蠟來煮

雞給他吃，冷天打邊爐，煮東西熱辣辣食雞就好了，原來它用蠟來煮雞，煮雞有些蠟在那裏，打邊爐打得熱辣辣的，那些蠟就不溶(溶解)的，食進了肚裏面，那些蠟就凝結在那裏，梗住硬是不消化就死了。胃炎，胃炎就痛到滾床滾蓆，又發炎又沒有盤尼西林就死了。

劉伯溫就這樣死的，這樣，是誰毒死他呢？他就賴，朱洪武賴那個宰相毒死他，它說那個宰相想造反，首先就要毒死劉伯溫，跟住就說那個宰相：你無用！我這麼重視劉伯溫你都毒死他？不得了！你一定是想造反！查！一查他，這個又說他是囉！真是想造反了！如何如何，不是反都搞到是反，不過他確實也是想反，於是就將那個宰相胡惟庸一家三族全部殺清！父親那族、母親那族、太太那那族。所以舊時嫁女認真要小心，你的女兒嫁著那個女婿犯事，殺三族就連你也殺了，妻族嘛！老婆的那一家都殺光了。老媽的那一家又殺光，你的舅父、外公都不得了！全部抓了，老爸那一族，父族就更加殺光了！三族，誅三族。就是這樣的，朱洪武動不動喝一聲就誅三族。這樣「尋求」就到「伺察」是嗎？我們的所謂思想就是「尋」與「伺」。好了，這樣「尋求」，「有相」者連「尋求」都沒有的，是嗎？求其(隨便)了，譬如你現在觀空，空的！空的！這樣就叫做只有那個空的「相」，就連「尋」都沒有「尋」，「尋求毘缽舍那」，即是比較深刻些了，有思想的。

第三、「伺察」，很慢慢、慢慢地，很深刻地來觀的，叫做「伺察毘缽舍那」。這樣我們修觀的時候初時就尋求，是嗎？初時當然是徒有其相，初學是〔如此〕。後來就尋求，由尋求再深刻些就是伺察，伺察之後，伺察到確實沒有問題了，確實是如此的，就下判斷了，當你一下了判斷之後，你就確是如此了，好像真是體驗的那樣，那時修觀就不是觀了，真正是這樣了，於是就止觀雙運了，止觀雙運之後就真是好像人飲水那樣，冷就覺得冷，「暖」就覺得「暖」，那時就叫做證了，由「尋」與「伺」就至到什麼？證了，佛經用那個「證」字是何解呢？那個「證」字即直接體驗，就叫做「證」，不是靠想的，好像你，你不知道，你沒有鐘看的，是嗎？你就拿一些紅蘿蔔去煲，煲紅蘿蔔湯，譬如你煲湯，你又沒有鐘看，你就怎樣？你就想了，

要煲多久才行？看到它是什麼樣子才能吃呢？

你大概來講就是尋求，再深刻一些的，看得很清楚，想得很清楚，就是「伺察」，「證」就是怎樣？真真正正地夾一塊咬它來看看，確是軟了沒有？這個騙不了你的！你確實是用牙咬下去，軟了就是軟了，硬的還是不軟，這叫做直接體驗，直接體驗就叫做「證」。佛經裏面的「證」字，「阿耨多羅」，譬如我說某人證得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了，他直接得到無上正覺，如果普通講就我都會講了！

你都會講了！什麼叫做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但是只有一個「講」字，他不是，他是直接體驗到。以六祖就解這個直接體驗就解「如人飲水，冷「暖」自知」。冷成怎樣，「暖」成怎樣最好你不要只是一個講字，最好你去喝一口，是嗎？喝一口你就知道了。由「伺察毘鉢舍那」最後的時候，一跳就是什麼？證了。譬如，你證真如，修空觀，譬如你這樣修，外面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都是空的，如果你說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都是空的，何解空？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都是極微、微粒子造成的，並沒有實的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的，所以它是空的，空的！這些叫做什麼？「有相毘鉢舍那」了，明不明白？這樣的「毘鉢舍那」沒有用的！現在普通人以為這樣就可以了。

有些人修禪定，念佛是誰？這樣就參了，參了：念佛，念佛者又不是我，又不是他，念佛是我嗎？就沒有實的我的，都是「色」、「受」、「想」、「五蘊」，都是「色」、「受」、「想」、「行」、「識」，「五蘊」假合就叫做「我」，而這個「色」、「受」、「想」、「行」、「識」都是「空」的，所以「色蘊」、「受蘊」、「想蘊」、「行蘊」又「空」，我又「空」，我的「我」又「空」；他的「我」、一切人的「我」都是空的，甚至馬騮、水牛的「我」都是空的！這樣就「空」的了！很普通地就這樣想，現在我就參到了！空的了！這些叫做什麼？徒有其相，這些叫做「有相毘鉢舍那」，明不明白？如果你只是將我何以是空的？將「五蘊」拆開它，識蘊、受、想、不是！那個「五蘊」拆開它，那五個「蘊」，每個「蘊」之中，外面包含了些什麼？將它一路分析，分析最後都是微粒子來的，現在微

粒子又空不空呢？

你要解決了它才行的，普通就是這樣了，我們在經驗上，在經驗上歸納，科學的方法就是歸納，這個，當我歸納的時候，這個微粒子是空與不空還是正在討論，還未決定的，除了這些微粒子之外，所有其他我們經驗上能夠得到的東西，凡是佔有空間，佔有方分，東、南、西、北叫做「方」；「分」者就是部分，「方」、有「方」又有「分」的，「方分」者，簡略來講就是佔空間，凡是佔空間，有「四方」、有「部分」的，可以分做部分的東西都是空的、都不實在的。好了，現在問題就到了，那些微粒子有方分抑或無方分呢？只有兩個 case，一、有方分；二、就無方分，沒有第三個，不能夠說亦有亦無的，是嗎？

你說亦有亦無、非有非無都不行的，非有非無都還可以，亦有亦無是不通的，好了，這樣兩個情形了，我們就要拿住兩把刀，這些叫做雙刀法，假使它是有方分的。我們在經驗上，凡有方分的東西必定在可以再分析的，那隻牛有方分，我們可以劃開那隻牛幾大塊，地球有方分，地球，我們大家都承認，當世界末日的時候，終有一天，地球裡面的核子全部都爆裂的時候就全部分散了，凡有方分的東西沒有不可以分析的。

好了，這樣就一個結論了，有什麼用呢？這個結論要來過橋的，凡是可以分析的東西，我們都可以說它不是實有，那隻牛可以分析，那隻牛不是實有，我們的人身是可以分析成「五蘊」的，人身不是實有；這間屋可以分析，那間屋不是實有；那個太陽可以分析，太陽都不是實有。這樣……哦！這個不是誰？

聽眾：這個是何華，何華的太太。
羅公：何華的老婆，哦！難怪。

這樣，如果那些極微，那些微粒子是可以分析的，我們就得了一個結論，微粒子

不是實有。不是實有叫做「空」，所以，如果那些微粒子是有方分的，微粒子一定是空。假使它是無方分的又如何？有方分都空，無方分不空？龜的毛、兔的角，齊天大聖、何仙姑，這些就真是無方分了！只有一個幻想的，所以就更加空了！所以無方分的東西就更加是空的。即是說，如果那些極微，那些微粒子是無方分的，那些微粒子一定是空的，即是那些微粒子有方分亦空、無方分亦空，一言以蔽之微粒子就是空。是嗎？

邏輯就是這樣進行的。你就用這樣的思想一路這樣想就叫做「伺」了。「伺」的結果，你就想到沒有得想了，空了，是嗎？好了，問題是那個「空」又空不空呢？又將它來想，想到這個空都是空。譬如我現在有一個思想，說那個空也是空的，這樣想，有個這樣的 statement，有一個空也是空的，有一個這樣的 statement，這句說法空不空呢？這句話都是空，什麼都空，無可說了，不可說、不可說了！是嗎？

一有這個，一切法最殊勝的勝義是不可說的。凡可說的都不對！把可說的東西全部撇去，好像《金剛經》那樣，「凡所有相悉皆虛妄」。全部撇清，那時那個心就停留在這裏，止觀雙運，能停留多久就多久，那時如是者你來得多，你就會有一種不用想，突然間好像大地平沉那樣，不是有的！這個世界與這個人生都是空的！連這個「空」都是空的，你體驗到，那時候就叫做「見性」了，是嗎？所謂大開大悟，這些就叫做大開大悟了。是要在這裏練，練出來的。那時由「伺察」，一定要經「伺察毘鉢舍那」，經「伺察毘鉢舍那」之後，就實證了。聽不聽得明白？聽不聽得明白？你呢？你明白嗎？

聽多一些，將來有機會再聽多一些，如果你有心機的，聽得一年多，一年多才行，你要有耐性，沒有耐性什麼都不行，是嗎？沒有耐性，細路哥寫字，上大人孔乙己起碼都要寫一年半載才能寫成那個字，是嗎？不是這樣就寫不到字。

我那個媳婦是意大利人，在 Columbia University 那裏修……分三種。好了，下

面庚三，次第解釋，即是逐種逐種解釋給你聽，我已經解釋過了，這裡你一讀就識了。分三段，辛一、第一、問答，分了三段，第一個問答就解釋了什麼叫做「有相毘鉢舍那」的；第二個問答就解釋什叫做「尋求毘鉢舍那」的；第三個解答就解釋什麼叫做「伺察毘鉢舍那」的。第一問答，彌勒菩薩問了，「云何有相毘鉢舍那」？什麼叫做「有相毘鉢舍那」呢？

下面就是佛答了：「謂純思惟三摩地所行有分別影像(這種)毘鉢舍那。」有一種「毘鉢舍那」是「純思惟」，只是、只是，「純」即是單純，只是什麼？只是想，「思惟」即是觀，只是觀住那些什麼？在「三摩地」裏面，即定裏面。什麼「定」？即是在「三摩地」裏面一定要入了「九次第心」裏面的那個什麼？最後的第九心以後入「三摩地」，在「三摩地」裏面，「三摩地」裏面所行的、所見、所觀的那些影像，那些影像是什麼？有分別的影像，即是我們想的、思考的影像。像這些這麼普通的，只要它求其(隨便)有個「相」在那裏就可以了，這種就叫做尋求、不是！「有相毘鉢舍那」，識得了？

第二個問答：是解釋「尋求毘鉢舍那」了，「云何尋求毘鉢舍那」？什麼叫做「尋求毘鉢舍那」呢？下面佛答了：「謂由慧故，遍於彼彼未善解了(的)一切法中，為善了故，作意思惟(的)毘鉢舍那。」「作意思惟」那個「惟」字下面那個comma，那一撇(，)可以不要的，這一撇不要它就更好。他就答了。上文只是用「思惟」而已，他沒有用「慧」字，「慧」即是 wisdom，它不用「慧」，上文那種只是一種很粗淺的思惟。

這裏就不是了，要用「慧」了，用智慧了，「謂由慧故」，即是說那個修止觀的人，由於他用「慧」，就是「慧」多「思」少，由「尋」到「伺」，「尋伺」裏面都有「慧」，但是「尋」就「慧」少「思」多，是嗎？「伺」就「慧」多「思」少。「謂由慧故」，由於它有「慧」的緣故，「遍於彼彼未善解了(一切)法中，」「遍」即是普遍地，普遍地什麼？

「於彼彼」，「彼彼」即是種種，即是種種，普遍地於種種，種種什麼？種種「法」，「法」者，經論裏面所講的那種道理叫做法，經論裏面所講的義理，遍於一切經論裏面所講的義理，那些義理是怎樣？「未善解了」，他了解一下，但不是很、不是解得很清楚的，「善」即是很清楚，他未曾解得很清楚的，只是略略懂得。現在的人聽經也是，略略懂而已，聽完之後，若果真正是懂的，何須聽第二次？一次就得了！是嗎？即是你們現在，你們在這裡百分之九十的都是，你一聽的時候都是什麼？

都是得到個有相，徒有其相而已，回到家你要開部經慢慢想，然後才怎樣？才能講得叫做「尋伺」，是嗎？如果你是聰明的就不用的，是嗎？你一下這頭講我就用「尋伺」了。由於它用智慧，這種「作意思惟」的時候，用「慧」來思惟，而且是在「三摩地」裏面的那種思惟，這種「毘鉢舍那」叫做「尋求毘鉢舍那」了，第三、辛三，第三問答。

「云何伺察毘鉢舍那？謂由慧故，遍於彼彼已善解了一切法中」，你留意，都是用「慧」的，是嗎？前面的那種是「慧」少「思」多，這裡就是什麼？「慧」多「思」少，不同的，不過經就沒有講出來，「遍於彼彼已善解了」，你留意，上面是「未善解了」，未曾很好地了解的，這個已經很好地了解了，對於一切法的義理了解。了解就算了？了解不算，因為怎樣？當你了解的時候，你的腦裏面、你的心裏面、意識裏面充滿了 concepts,都是那些什麼？概念而已，這些概念沒有用的，那些名言而已，你要真是實證才行。

所以他說：「為善證得」，他不以這個概念為滿足，要直接體驗到，為能夠很好地直接體驗到，體驗到什麼？把那個疑問、煩惱撇除而體驗到那種實際的境界，「極善解脫」，這個「解脫」不是當涅槃解的，是指什麼？我們把疑惑、把煩惱斷除，一定先要當我們想、想、想的時候，就「加行道」了，是嗎？想通想透了，一路這樣想了，是如此了，那時就叫做「無間道」了，想通想透了，一點疑惑都沒有了，確是如

此了，那時一點疑惑、煩惱都撇除了，知道確是如此了，那時就有一種解脫的狀況出現了，「解脫道」，安享其成，是嗎？

識不識寫這個解字？中文有種叫做偏旁，你想寫中文的草字就一定要有了解那些偏旁，它這個，它這個左邊的這個偏旁，那個「角」字，這個「角」字他寫的時候，先寫這一撇，跟住就要這樣、要這樣，跟住寫這一撇，轉一轉就代表了這裏，一拉一拉上來就寫隔離了，隔離這個就是這樣的，他費事了，這裡他一豎下去，繞兩繞就代表了所有這些橫，那個「角」，這邊代表「角」，凡是遇著這個「角」字，你都可以這樣就算數了，凡是遇著這一截是這樣的，你就怎樣？習慣了你就隨便寫出來了，是嗎？譬如你寫三點水，你就費事寫三點，這樣就可以了，是嗎？有些人是這樣的。

胡適之有一本《嘗試集》，裡面有首詩，第一句我現在不記得了，一下子不記得，我現在記性差了，第一句我不記得了，第一句意思是這樣，別人是三日等於一日，譬如你說這樣，他這樣講法的，別人每一個人，一世人，每人要怎樣？將 24 小時分做三份，八小時學習，即是八小時教育，一世人每日都要 8 小時學習，8 小時休息，睡覺，8 小時工作，叫做三、八制，普通就是這樣了，這樣講法，除了睡覺之外，除了要打工之外，如果講到學問，就三日如一日了，是嗎？三日就等於，一日只有八小時，三日就三、八二十四，然後只有一日時間，我胡適之就不是了。

別人就三日如一日，他說，我胡適就一日如三日，胡適之這個人是這樣的，他入廁所一定帶一本書，當他這頭大便的時候，他另一頭就看書的，坐車、坐巴士或者坐別人的車，一上車他就拿本書來看，胡適之是這樣的，他說，你們這些人就三日只得一日，我胡適就一日如三日，那條數很好計的，人活 70 歲，別人生就生了 70 歲，我胡適就不是了，大家 70 歲，我就等於 210 歲，我就體驗到這點，與你一樣，你七十歲我就等於 210 歲，何解呢？

我每日，我不怕坐高巴士(Go Bus)的，我搭高巴士，我一定有本書在這裡，昨天

坐高巴士，我都在那裏讀了兩三章《舊約》，我讀《聖經》，我什麼都讀的，在高巴士裏讀。今天在高巴士裡，我就將梁啓超的《大乘起信論考證》讀了整十頁！我以前看過的，我現在重複看，看的時候，我就將那些重要的，將它用，它這本錯字的，舊時我那本就沒有錯字的，將那些錯字將它來改了，那些緊要的將它來畫了紅線，你坐高巴士就是坐高巴士而已，無收益的，我坐高巴士一個鐘頭我有收益的。所以說，你陳芷君活 70 歲，我老羅就活 210 歲。

所以你不要胡思亂想，行街就行街，我現在行街，如果一路行街已經花精神了，再想問題，你的腦就雙重負擔，不行！我做這件東西就不做別的東西，這樣就簡單了，所以我睡覺的時候，我現在睡覺，不想事，不用三分鐘就睡熟了。有時不記得轉身，睡得太熟。別人說吃了粥不能睡，不是，睡到半夜要去廁所，我時時隔晚我就煲腐竹粥，一湯碗食完我就睡覺，明天一早我才起身。這樣答了第二問了，第三問了，什麼叫做「伺察毘鉢舍那」了。「云何伺察毘鉢舍那」？他答了，「謂由慧故，遍於彼彼已善解了一切法中為善證得極解脫故，作意思惟毘鉢舍那。」

聽眾：漏了「思惟」兩個字。

羅公：什麼？

聽眾：「作意思惟毘鉢舍那」，漏了「思惟」兩個字。是不是漏了那個字？

羅公：沒有，「毘鉢舍那」嘛！

聽眾：最後那裡，最後那句。

羅公：哦！「作意思惟(不就是)毘鉢舍那」了？

聽眾：我們這張沒有的。

羅公：什麼？何解？我這張稿就有，你們就沒有？

聽眾：加回去。

羅公：哦！加進去，加上「毘鉢舍那」，

聽眾：我那張是有的。或者是影印機漏了。

羅公：印了兩次。

聽眾：是，印過兩次，54 頁上個禮拜寫多了一張的。

聽眾：加回去，這張是第一節的。

羅公：好了，解了觀了，是嗎？觀有三種，是嗎？一過了這三種就止觀雙運了。是嗎？戊二了，辨止了，說明這個止了。又分二，第一問答，不是！第一就問，第二就答，第一就問，第二就答，現在已一、問。問了，問：「慈氏菩薩復白佛言」，彌勒菩薩又問佛了，他怎樣說呢？「世尊(啊)！是奢摩他凡有幾種？」這個「是」字，沒有了嗎？

聽眾：沒有了，講完。那個「是」字

聽眾：無人有這一段。

羅公：這個「是」字當「此」字解，這個「是」字可以當「此」字解的，「是奢摩他」即是這個「奢摩他」，「(此)奢摩他凡有幾種」呢？「凡」即是總，總共有幾多種呢？

答了，下面有很多種分類，三種不同的分類法，一種就是將「奢摩他」分做三種，第二種是將「奢摩他」分做八種；還有將「奢摩他」分做四種，現在就先講三種。庚一、明三種了，「佛告慈氏菩薩曰：善男子！即由隨彼無間心故，當知此中亦有三種。」這裡有沒有錯字？上文就這樣講。講到這裏，你們，我將它來替你們複一複它，等你們更加明白，我們學修止觀就先學修止，是嗎？就間中練習一下觀，是嗎？

那些觀就不是真正的觀，是隨順觀而已，一定要修止修到成功，起了輕安之後，然後修觀，那些觀才叫做真正的觀，現在講不論什麼觀，不論什麼止，我們修止的時候一定有一種境的，有一種對象來修的，境就是對象，對象有兩類對象，一類是修止的時候，對象不外兩類，一類就是在心裏面所現出的這個相狀出來的，那種相狀，那種 image，相分，是心裏面現的，那個相分，一類就不觀這個相分的，觀這個無間的心，無間心是什麼？無間即是前一念的、前一念的心的活動，觀自己的心，不觀外面的東西，叫做無間心。前一念的那個、那個見分心，前一念的見分，這個就是觀心

了。那個就是觀境了，不外兩種，兩類，聽不聽得明白？我現在換過一些說話來講，你就好像不是很明白，是嗎？是不是不大明白？

是！我是知道不是很明白的，因為我換了一番話來講。相分即是說有一幅東西在前面的，是嗎？叫做「相分」，心相，心所現的相分，相分有多種，一、小乘的人觀死屍，是嗎？整具屍體在前面，觀白骨，觀死屍，是嗎？有些人就觀什麼？觀我們的呼吸，是嗎？觀住我們的呼吸；有些人就觀著那個佛像，我介紹你們、勸你們觀佛像，是嗎？觀佛像，這些就是相分。那些西藏喇嘛教人修止觀通常是教你觀佛像的。

現在那些修淨土宗的人修觀是觀佛像的，禪宗它什麼都不觀，它騙你的，觀什麼都沒有，什麼都沒有，無念，無念、無念、無念，那個是什麼？「無念」是一個 concept，那個 concept 叫做「無念」，是嗎？都是心相，第二是觀無間心，觀前面、前一剎那主觀的心，這一剎那起，再觀回前一剎那的心，我前一剎那的心是觀佛像，我不想佛像，我想心，想觀佛像的心，觀那個心，後一剎那又觀這個心，即是每一剎那都好像再觀自己的心，看到自己的心那樣，這樣就叫做觀心，不觀那個影子的。

一般的人修，不論你修密宗或修其他都是觀心相，獨是《解深密經》就勸你們觀無間心最好的，不用向外面去想，是嗎？尤其是初學，初學觀無間心，觀無間心不需要很吃力的，這些叫做什麼？修那種叫做「不念作意」，這個「念」字當思考，整日作意，作意什麼？不想事、不想事那樣，即是好像禪宗一樣，不想事、不想事、不想事那樣，不想，當你偶然想一想，你就即刻撇開它不想，做得多，你的心就單純只是覺得清清白白沒有想事那樣，當你這個時候，你的輕安就起了，很快起輕安的，這個是無間心。

兩種，你初學修止的人在兩種中選一種，兩種都是只選一種，任得你揀，如果你觀無間心，你就是不想，只是見到我的心，每一剎那的心一起，一起即刻就滅，滅了

之後跟著第二剎那又起，又滅，只是看著它。這個心很奇怪，感覺到那個心很奇怪，這樣，這種就是「觀無間心」。我有時就用這個，有時就觀出入息，我連佛像都懶觀，觀心相最好就觀佛像，觀佛像就任你揀一種，這樣修止就如此了。修止成功了，你修觀了，或者你修空觀，或者你修唯識觀，或者你，普通就空觀或者唯識觀任何一種，很夠了，不需要其它東西。

這樣，那些就看你觀的時候的等級，你很粗淺的就叫做「有相毘鉢舍那」，觀得深刻的就叫做「尋求毘鉢舍那」，再觀得認真深，很透徹的，就叫做什麼？「伺察毘鉢舍那」，這樣都是觀，「有相」固然是很淺的觀，「尋求」亦是觀，「伺察」都是觀，「伺察」得到結論了，那時保持結論，再不需要想了，已經是這樣了，還想來做什麼？是嗎？即是你去追女孩，追、追、追，你都與她結婚了，這是我老婆，你還追什麼？就是了。想到結論就不再想了，那時就不分心去別處，那時就止觀雙運了。明白嗎？止觀雙運就會怎樣？會證得了，凡是證道一定在止觀雙運的。

聽眾：羅教授，羅教授，請問你定與止的分別在哪裡？定，即是入定那時，是止嗎？

羅公：靜與止？

聽眾：定。

羅公：定，是嗎？定、是嗎？我解，嚴格來講，定就是止，最嚴格來講，心。這個「止」字譯做什麼？concentration，「定」又不是 concentration，那些西方人梵文直譯就兩個都譯成 concentration，定即是止了。是嗎？但是在中國人又不是，那個「定」字，什麼都叫做定，止觀又叫做定，修禪觀又叫做定，就很複雜了，即凡是修止觀，止觀都修又叫做定，只修止又叫做定，只修觀又叫做定，總之你團腳修就全部都叫做定，如果嚴格來講，定就是 concentration，即是止，觀呢，insight，以前是這樣。

聽眾：羅教授，我又問一問。

羅公：好。

聽眾：這個「奢摩他」與「三摩地」如何分別，有沒有分別？

羅公：哦！也是一樣，與她問的一樣，「三摩地」，「三摩地」原來那個字是samādhi，這個字就是譯做「等持」，這個「等」者連續下去，為什麼連續叫做「等」？這個「等」字即是相似，前一念的心與後一念的心相似，前一念的心在想阿彌陀佛，第二念又是再似那個阿彌陀佛，第三念想的那個樣子，那個相分都是阿彌陀佛，連續相似的就叫做「等」，是嗎？這個「等」就不是像數學上二加二等於四的「等」，這是連續相似，相似、相續就稱之為「等」，「持」者，就是控制，控制住，control 或者什麼？hold，抓住。

連續，譬如我前一個剎那想住阿彌陀佛，第二個剎那想住阿彌陀佛，第三個剎那……連續的那個心好像抓住那樣，不給它散的，叫做「等持」。譯作「等持」，「等持」很難解的！如此殽訛(艱澀)，於是那些研究梵文的學者就將它譯作英文，就譯作concentration 了，即是定，叫做定，是嗎？又譯作止，concentration 又譯作止，「奢摩他」又譯作止，「奢摩他」就是等持。但是照嚴格來講就這樣講，好像我剛才講那樣，但是一般人什麼都叫做定，它不分是「奢摩他」或「毘鉢舍那」，總之想又叫做定，不想又叫做定，這種是什麼？世俗的，廣義的。這樣有些可以觀「無間心」的，是嗎？

好了，假使你觀「無間心」的，這樣只是得一種「無間心」，如果你觀「無間心」的時候，你就修止了，是嗎？就是「無間心」了，但是你止到有了輕安了，修止成功了，你就修觀了，觀有三種，是嗎？「有相」的觀，是嗎？「尋求觀」，「伺察觀」，觀有三種。當你有了這種真正的觀就一定是有了輕安了，是嗎？你已經有了輕安了，即是說你修止成功了，是嗎？你可以用數學計得到的。修止成功然後再修觀，觀有三種，明不明白？

這即是說，這三種觀都在止上面修的，是嗎？是嗎？是在止裏面去修的，在止裏面去修觀，就觀出三級出來，是嗎？當你觀，當你觀「有相毘鉢舍那」的時候，你都有止的，在止裏面修的，這樣你的止，替你的止改個什麼名好？止，你又想分開，那

就怎樣？就叫做「有相觀」的止，即是與「有相觀」拍檔的止，即時說止就有一種叫做「有相觀」的止了。是嗎？如果你修，你在這個，你本來是在觀心的，是嗎？靜靜的，你現在就用什麼？修這個「尋求觀」，「尋求毘缽舍那」，這個「尋求毘缽舍那」不也是在止上面的去修的？這樣你這種止我們就改它一個名叫做「尋求觀的止」了，明不明白？

你是修到「伺察毘鉢舍那」的時候，這個「伺察毘鉢舍那」又是在那個止上面去修的，我們就叫這個止就叫做「伺察毘鉢舍那」的止了。即是說這個止就跟住它的觀而有三種，是嗎？即是這樣，你是女人，譬如你是女人，你嫁了一個丈夫，那個丈夫現在做縣長了，你就叫做什麼？你叫做縣長夫人，是嗎？漸漸地，過得遲一些，你的丈夫就做省長了，你就不是叫做縣長夫人了，你就叫做省長夫人了，是嗎？漸漸地就好像那個南茜那樣，那個丈夫做了總統，你叫做什麼？你叫她做省長夫人，她就說你侮辱她了，你就要叫她做什麼？總統夫人了，第一夫人，其實都是那個人，隨著那個官不同，隨著那個丈夫的官階不同，她又叫做這樣，又叫做那樣，其實都是止，都是叫做 concentration，聽不聽得明白？

隨著觀的不同又分三種，這樣，止在唯識宗來看就是觀「無間心」的，即是觀「無間心」就是三種觀法，一種是觀「無間心」的時候，就一路觀「無間心」就一路修觀，是嗎？好了，有問題了，你整天想著那個「無間心」怎能去觀其他？你會問的，是嗎？觀無間心不是很吃力嗎？這個心呀！心呀！不是這樣的，即時怎樣？抓著心不給它散，這樣就叫做「無間心」了，明不明白？把心綁住那裏不散就叫做觀無間心了，叫做「思惟無間心」了。不是說很吃力的，「無間心」、「無間心」，不是這樣的，聽不聽得明白？

是不熟的時候就要整天想著那個「無間心」，熟的時候哪裡要這樣？那個賣油郎將油裝到瓶裡，不熟的時候慢慢地、提心吊膽地入，如果賣了幾十年油的，他一下就將油倒進去，一點都不漏出來的！一定很順的。不用的，這樣就有三種了，是嗎？這

種是分做三種的，有些人就將它分做八種的！庚二了，明八種了。這個是最普通的，第一種，第一種是沒有什麼「慧」的，第一種講法，一定是有三種，是嗎？

這個明八種就要懂了，不論大、小乘都要懂了，先看看，「復有八種，謂初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，各有一種奢摩他故」。所謂定，「奢摩他」一般人就可以分為八種，八種就怎樣？第一種就叫做初禪，初禪，「禪」即是靜慮，我寫給你們，譯音就譯作「禪」，譯意就譯作「靜慮」，「禪」即是靜慮，「初靜慮」就有四，有四種東西，這個「四」就變三，有三物，「初靜慮」有三物，哪三物？一、是「伺」，有沒有「尋」？初就有「尋」，漸漸就變成「伺」了，是嗎？

尋、伺都是一種東西，所以就不要四了，一就「伺」，二就是「喜」，那個心覺得很爽，精神上覺得很歡喜，跳動，就叫做「喜」，三、「樂」，身體上覺得很愉快，身的愉快就叫做「樂」，心靈的跳動就叫做「喜」，當你入了初靜慮的時候，有這三種感受的，「伺、喜、樂」三種，不是沒有思想的，會思考的。第二靜慮了，五種東西，離「伺」了，入靜慮就連「伺」都沒有了，完全不想了。第二靜慮連「伺」都沒有了，但有「喜」，還有很歡喜，又有「樂」，有生理的樂，第二禪了，你自己可以分了，那個心，心靈沒有什麼跳動心了。第三、第三靜慮了，一種，只是一物，只是得一種東西，離開了「伺」與「喜」了，「伺」與「喜」了。

第四禪、第四靜慮，靜慮最高就是第四靜慮，三物皆無，無「伺」，不思考，「喜」都無，不會跳動，連到身體上的那種愉快、快感都不覺得有的，好像沒有了身體那樣的，三物皆無，但是有一種新的東西，「捨念清淨」，我又教你考考那些講經的人，那些尤其是講佛家靜坐的，你就去請教一下他，我看見別人講佛經裏面說「捨念清淨」，很難解這幾個字，拜託你解釋給我聽。如果他解不出的，他這個人不是修佛家定的，或者那些狂禪，第一種「捨清淨」，「捨」是怎樣？既無惛沉亦無掉舉，中道，既不起貪亦不起嗔，心很平衡，是嗎？

那個心完全是進入一種平衡的狀態的，那種叫做，我已經講過給你們聽了，那個「捨」字就三步曲，有三個等級的，那個「捨」字有三級的，三個層次，一、那個心很平衡的，既無貪心亦無嗔心，既無惛沉亦無掉舉，這種平衡的狀態就要很吃力的，控制得很吃力的，控制到那個心很平等的，這樣叫做「心平等性」，這個「性」字佛經裡面就當作，這個「性」字當作很多解法的，有時就當什麼？

當本質解，有時當宇宙的本體，reality 解，有時就當，有時就當這個狀態，當狀態解，即是英文的 state，是不是狀態？有時當狀態解，這裡的「心平等性」就當狀態解，那個心很平衡的一種狀態，第一步，這種「心平等性」就要用什麼？需要加功用的，要加功的，如果你一不加功它就散了，需要加功用的。第二種再進一步，第二步心不止平衡，〔而且〕不用控制的，我們用文字來寫就叫做「略施功用」就行了，稍為提點一下，功用即是提點，稍為提點一下，那個心就很平衡了，這是第二部，這個是第二部。第三部，心無功用，不用加功的，它自然就如此了，很平衡的，是嗎？好像你游水那樣，是嗎？

初學游水的時候要一下、一下扒(划)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手要那樣扒(划)，一下不記得數就整個沉下去了，這種叫做什麼？用來譬喻「心平等性」，「心寂靜性」(心正直性)就是略略提點一下，他就會扒(划)出去了，「心無功用性」就是你砰一聲扔他落水，他自然就會游了，游得很好了。「心無功用性」。這樣，那時有一種什麼？「捨」，「捨」到怎樣？「捨」到清淨的，「清淨」者，即是無須功用了，有一種「捨」的清淨，有一種清淨，「捨」的清淨的狀態，「捨清淨」，但是什麼都「捨」，又什麼沒有了？是否麻木的，什麼都不想？全部好像死物那樣？不是！一念明明了了，每後一念再記憶前面的那一念，一路下的，「念清淨」，不用吃力去「念」的，自然地好像一念當前那樣，很、很，不要緊。念清淨，那時就只有這種。

我們講什麼？日本那個教授叫做什麼？木村泰賢描寫第四禪，他說：這個時候是

一種明鏡止水的狀態，明鏡止水那樣，那個心就像一面明鏡那樣，一池沒有風吹而不起波浪的水那樣的狀態，這樣，入禪入到這裏就行了，這樣就四禪了，四種止了。但是四種止隨著那個觀，隨著止觀雙運不同，又將它要改了很多名，同是第四禪，當我們入了第四禪了，但是又未見性，這樣的時候，未見性之前就是四加行，記不記得？你記不記得？不記得？你記不記得？你見性之前有四加行，數給我聽聽？啊！真是的！

聽眾：「煖」、「頂」、「忍」、「世第一法」。
羅公：「煖」、「頂」、「忍」、「世第一法」。

「煖」、當我們修到「煖」起的時候，一定要在第四禪裏面的，而且是有漏的，在第四禪裏面的「煖」智起，觀一切境都是空的！「煖」、那時就是「煖」智，確是空的，「五蘊皆空」，是空的，無有不空的，那時是有漏的，很純粹的智，這個「煖」裏面是止觀雙運的，是嗎？那個「煖」是在止觀雙運裏面才行的，這樣「煖」的止就叫做什麼？叫做「明得定」了，你看佛經看到，他得到「明得定」了！就是第四禪的將近「煖智」起，那個止就叫做「明得定」了，好像初得到光明那樣的狀態，就叫做「明得定」，第二個，他的那個觀就叫做什麼？那個觀是怎樣的？「重觀境空」，重新觀察一切境都是空的，這樣止觀雙運了。「忍」了，「忍」的時候又是止觀雙運，它的止就叫做「印順定」了，印順法師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。那個觀是怎樣？那個觀就複雜一些了，印前……，

-完-